

诗词赋

静夜思

◎纪宇

吃何美食，无疾病威胁，
穿啥锦衣，有棉布亲切。
物质需求先要温饱脱贫，
任何奢侈浪费都是罪孽。

前半生我走得趑趄趑趄，
内心的追求曾寻求宣泄；
若把走过的路抻平拉直，
身心也曾受过围追堵截。

总觉得是命运难遂人意，
努力多失望多却未停歇；
难以走通的是初心愿望，
到头来写一堆枯枝败叶。

偏偏遇到我这样的犟种，
干事追求极致倾洒心血；
写作天分弱，诗多好的少，
收藏财力薄，没完成大业。

活到老才感到心渐悟彻，
怎样做才能够精神愉悦？
外面的世界，休戚相关，
谁能顺天意看花开果结？

我有我的情，天生炽烈，
我有我的家，自知冷热；
如影随形或许做不到，
距离再远，心也能穿越。

我写作常常静坐到半夜，
打个盹起来，与梦相接。
有梦想也在现实中构筑，
愿诗思泉涌，深处发掘。

千古抚一瞬万物挫笔端，
想象无拘束梦境相纠结。
古贤者何其潇洒又悲壮，
想《广陵散》音符凄绝……

我对历史和文学有嗜好，
如蚯蚓拱土，蚕嚼桑叶。
不管收成丰欠能否吐丝，
份内职责就是灵魂书写。

别问我写作是为了什么，
功利的杂念已逐渐熄灭。
我总觉得活着必须做事，
在既定目标前不敢松懈。

有人问我出版了几本书，
别说太具体，我会羞怯。
不敢把作品堆起来比高，
“等身”夸张虚荣破裂。

著作真能等身又怎么样，
很快会翻过你关注那页；
警惕，不制作文字垃圾，
做人本分是要发光发热。

学一棵绿植能净化空气，
化一滴清水把大地润泽。
古语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
生死也不过是灯开灯灭。

贵为皇帝称朕笔翰御览，
乾隆诗意大发吟传朝野；
一生写诗达到四五万首，
哪一句流传让身心熨帖？

人弱遇困顿，气不可泄，
哪怕最终也会灰飞烟灭。
李白遗诗一千一百余首，
人已去诗如炬点亮暗夜。

诗还在写，心不敢说老，
没时间叹息，赶路心切；
非诗时代写诗堪称勇士，
今世收藏也是一种情结。

读陆游《示儿》心海浪叠，
“王师北定中原”梦魂破灭；
不想学李清照“惨惨戚戚”，
心与《金石录》断续连接。

不信今时无古贤，初心高洁，
来人世一遭，不敢松懈；
把血汗洒在路上且行且歌，
文学文物如松竹，增高拔节。

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霜雪，
付诸行动，不管自觉不自觉：
干起来，忘记自己的年龄，
“工作是美丽的”，永不忘却。

深夜不眠，任我胡思乱想，
天亮还能剩多少壮怀激烈？
想象荒唐无稽也比不想好，
没行动有冲动是雄心未灭。

文汇轩

一片一片，银如烟，白似雾，在群岭上纷纷扬扬飘荡。这是大兴安岭入冬后的第一场雪，它来得正是时候。

初见兴安雪，是1982年的深秋。年少的我跟父母在大兴安岭上收白菜，虽是热火朝天，却因远离故乡而心情黯然。上午，天还晴着，可到了下午就阴起来。温度瞬间降了许多，风也硬了，刮在脸上生疼。我停下手中的活儿嚷嚷着要回家。父亲说：“要下雪了，得抓紧把白菜收回家。”我噙着嘴，硬着头皮在寒风中继续收白菜。大白菜足足装了一卡车，我正准备上车，手背儿却凉了一下，一朵晶莹的雪花亮亮地呈现在眼前。“下雪啦！”我仰起脸兴奋地大喊起来。雪花一朵朵在空中绽放，远处的山岭，近处的树林，所有的景色，都在雪中变得朦胧。当我们载着满满一卡车大白菜到家时，大雪已漫天卷地般把整个大兴安岭覆盖起来。院落里，街道上，群岭间，到处都是雪，到处都是白色的纱幔。父亲真是想得周全，要是放在第二天收割白菜，那白菜还不得让雪给埋在地里呀。屋外大雪弥漫，仓房里摆满了我们收回来的大白菜。

一棵棵白绿相间的大白菜，在大雪覆盖前成了全家人喜庆的收获。也就是这一天，我正式接纳了大兴安岭，真正将它视为自己新的家乡。温暖的炕桌前，我们听父亲讲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的故事。开发大兴安岭那几年冬天格外冷，雪下得也猛。对大兴安岭而言，一下雪，就意味着一年里漫长冬季的开始。冷的天，白的雪，外加寂静的群岭，让人感到孤独和恐慌。那厚厚的积雪被阳光晃得格外刺眼，更让人感到大兴安岭刺骨的冷。

雪落兴安，没有大路，很多时候人都要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密林中。踩着厚厚的雪，有时一脚踏下去，半截身子都被雪埋住了，难以跋涉。天冷、降雪，风也总是刮不完。风夹着雪，雪裹着风，冰天雪地中，开发建设者们咬紧牙向老林子深处开拔。腿冻麻了，手冻裂了，鼻子也冻白了，但人们还是坚定地往前走。往前走，前面的视野会更开阔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雪中，人们行走出一条冰雪的弧线。高寒禁区，终于被这英雄的群体所突破，在他们的身后，是一条长长的铁路，还有纵横交错的条条公路，座座崛起的贮木场。父亲说这话时，我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着晶莹的光，就像飘到我手背上的那朵雪花一样。

兴安岭的雪，为我带来了无限的诗情。即便雪再大，路再难走，自己都能走出一道风采来。每次下雪，我都尽情地观赏，总试图把洁白的雪与多彩的梦融在一起。兴安的雪比老家大平原上的雪更加凌厉。它清澈而纯洁，飘逸而洒脱，把逶迤的群岭瞬间泼成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。雪花飘，梦儿

文情楼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每个年过半百的人，在潜意识里都会有对时间易逝的感怀。这些年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会自觉地写一篇文章，对自己倾诉一下内心的无奈和感慨。好像这样可以挽留一下两个年度的交接。其实，真心的想法，还是要缓解时光带走岁月造成的伤感。但是，无意间却让自己明朗起来。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所有的河流，都是用来让人感叹时间无情东流的。年轻时感觉一年年过得太快，后来觉得一月一月过得太快，现在，太阳一出—落，都觉得太快了。这无疑是年龄使然。但是，这一年过得快也好慢也好，都是时光悄然而去，只是况味不同了。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便是成长或衰老。

而我觉得，这一年我更像个老物件，被时光越擦越亮。孙辈擦亮了姥爷的名称。我带娃几年了，成就感满满。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中，有我的耳濡目染，有我的呵护关爱，是我的荣幸啊，上天赐我天使，我自当守护有加。随着他们的成长进步，姥爷的名称越发亮丽了。“敦兮其若朴，旷兮其若谷。”正像我给他们起的名字一样，我希望他们朴素、谦和，

文艺风

去年立冬过后，气候可谓异常得很，不仅气温骤降，而且雨与雪也纷至沓来。夜里，我躲在斗室里，聆听着一场比一场紧的冬风。伴随而来的就是，落叶在初冬时节接续飘落的悠然声。

黎明到来，阳光总算驱除了阴霾。踱到室外，不妨欣赏一番冬日的风景。门前那棵硕大的、枝头婆娑的法国梧桐，或许具有一种特别的韧劲与耐力，叶儿在秋日里并没有多少失却，现在却纷纷抖落起来，那目不暇接的一片片一层层，恰如一张黄地毯，铺向了大地。

白昼里的日光，渐渐地偏远，阴冷的潮气扑面而来，我深深地感觉到，一个寒冷的冬天正在到来。冬天是富有节奏与力量的，它催促着万物开始走向萧条与衰败。我停下脚步，感受着冬的气息，仰视这些植物中的精华——落叶，心生无限遐思与感慨。

我喜欢冬天的落叶。没有落叶，彰显不出冬的情怀。正如同说，落日是一种天空的沉思，落泪是一种遥远的思念，那么落叶便是冬季的驿站与请帖。我们无法阻止季节的轮回，所以，落下的叶子是一种回归，我们终究是要历经冬的。

落叶是植物生命的一种表征，也是一种风情，尤

兴安的雪

◎朱明东



摇，年少的热情迅猛燃烧。至今想来，兴安雪，应该是点燃我文学梦的使者。

“不知庭霰今朝落，疑是林花昨夜开。”兴安的雪，把我从年少牵到中年。我在家中临窗而立，飘扬的雪花在窗外飞舞，我的心也仿佛变成雪花。雪越下越大，倏忽间，变成了晚春时节江南的梨花，一瓣瓣儿，慢慢地、轻柔地落下来，白了大地，醉了时光。

有一年，都到了十一月中旬，大兴安岭南麓仍未下雪。在我心里，不下雪，那还是大兴安岭吗？尽管室内热气腾腾，可外面不见一抹洁白，着实令我不安。一连几晚，我都睡不踏实。一日下班时，忽然感到朔风强劲，云阴天暗，心中窃喜，这天要下雪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一觉醒来，拉开窗帘，哎呀，窗外早已被厚厚的雪染成银色。我情不自禁找出相机，穿戴整齐，兴奋出门。我要把这珍贵的雪，收藏到我的镜头中、我的记忆里。

可一楼的单元门却推不开。谁能把门堵上？我一急，用肩膀猛地推开了门。一大堆带着风的雪涌进来。这雪下得可真够大。小区院内的雪差不多半米厚，停在院子里的车都陷在了雪中。我惊奇地打量着这场丰厚的大雪，被它不同凡响的景象惊呆了。我顺手在一辆小车上抓了一把雪吞入口中，一阵特有的清凉和寒气旋即绕在舌尖。踩着绵柔的雪，脚下发出“咯吱”“咯吱”的声响，我仿佛又回到童年。小区外的街道就像铺了一条长长的厚

我像个老物件被时光擦亮

◎刘俊科

旷达、深邃。一次，我抱着他们，姐姐说：“姥爷抱着我和弟弟，就像一棵大树搂着两只小鸟。”说得好啊，我就是一棵树，在岁月里把根扎向大地。诗意擦亮了生活的喧嚣。生活在快速年代，到处都是碎片的闪光，令人炫目也让人迷茫。但是，葆有诗意，就可以给生活添些许的亮色。诗意不等于写诗，诗意是生活态度，是内心的澄澈。海德格尔说：“充满劳绩，但仍然诗意地栖居。”老子说：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”都是诗意生活的追寻。诗意了，就豁达了，就敞亮了。就“不知老之将至”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一次大型的场合，给年轻的军校学员们说过一句：“你们在生活里可以不写诗，但是，生命里一定不能没有诗意。”多年后，遇到一位当年在场的战友复述了这句话，让我好生感动。音乐擦亮了心底的细流。学乐几年，颇有心得。琴有长进，歌有提升。音乐与诗歌最能抵达心灵。电视台记者采访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左手琴，右手书，是我退休生活的一种理想状态。”操琴练声，先是让自己的心声产生共鸣，不求绕梁，但求乐声如溪，潺潺流过心底。子曰：“兴于诗、立于礼、成于乐。”但愿能“成”。

冬天的落叶

◎许培良

其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季。你看，风中抑或雪中，落叶在漫空中飞舞，不像是一种精灵吗？它上演着一场动漫式的舞剧，也昭示着一种自我的存在。此时的倦鸟已隐身到别处，落叶便成为一道最靓丽的景观。

落叶是有情致的，它从来不甘于寂寞。倘有冬雨降临，落叶便会达到高潮。你看，湿润的天空中，游移着一种灰色的云，它倾压 in 枯黄的叶子上，于是，叶子便簌簌地落下来，成片成片的，不一会儿，就呈现出满地的金黄。

叶落时分，却偶有小鸟穿梭于枝桠之间，“叽叽喳喳”的，仿佛还唱着一种什么歌儿，我想，或许这是一种对于过往的留恋。傻傻的鸟儿，冬已来临，你能挽留得住秋吗？

冬日的落叶是美的，阳光与落叶交相辉映，散发出一种熠熠的光彩。我欣赏冬日的落叶，有些落叶附着在枯竭的树干上，很像是一种对母体的呵护，又仿佛是一种寂寞的哭泣，又恰似是一种对于新生的希冀。

毋庸置疑，天体运行有常，万物皆有代谢，落叶毕竟是生命回归的一种方式。我踏在软绵绵的落叶上，在冬日里恣意漫步，禁不住联想到，人类的生命无不都是由一场繁华漂泊到另一场繁华或苍凉，

厚的白棉被，偶有车辆的辙印，也显得富有情趣和诗意。路两旁的树也灵动起来，它们似一个个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子，在等候众多宾朋的祝福。哦，兴安雪，这就是你的静美和纯洁。这场迟到的雪，让我兴奋很多天。我在银装玉砌的世界里尽情地拍摄。银色的小桥、洁白的雕像，在我的相机里美成了一幅幅灵秀的画。

春的风、夏的雨、秋的霜，都不足以释放大兴安岭内在的气质，只有冬的雪，才让世人领略到大兴安岭的高洁和纯美。

对大兴安岭人而言，除了对山岭和林木有特殊的情感外，就是雪。大兴安岭的雪一般要到立冬后才站得住，提前下来的，很快就融了。持续半年的降雪，把大兴安岭人的性格塑造得格外豪放和洒脱。雪中，约上三五位好友，在温暖的酒馆里，满斟慢饮，情酣意畅，岂不快哉？冰天雪地，山岭是宝，林木是宝，浩荡的兴安雪也是宝。如今的大兴安岭，因雪而生财，因雪而致富，雪带火了旅游业，壮大了冬泳队伍，拓展了运动场地，大兴安岭人巧用这壮美的冰雪，书写发展新篇章。雪，点染了北国群岭；雪，醉美了千里兴安；雪，塑造了大兴安岭人扎根边疆的坚强品格。

周末，雪悄悄降临，一朵朵洁白的小花在空中绽放。小城上空飘着雪，群岭间舞动着雪。绵延的大兴安岭渐渐被雪裹了起来，严严实实的，不惹一丝尘埃。

读书擦亮眼前的风景。老了，阅读速度慢了，那正好细细品味；没有整块的时间了，那就化整为零。只要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？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”我们的眼前就是亮丽的风景。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，幼时的老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看一坛水，近看是水，远一点看，就看到了装水的坛子，再远一点看，就看到了放着坛子的案子了。叔本华说过：“我们的生活样式，就像一幅油画，从近看，看不出所以然来，要欣赏它的美，就非站远一点不可。”钱钟书说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。就是说你有多宽的眼界，你的世界就有多大。像个老物件被时光擦亮，但要能够面对日益逼近的老态。面对、接受，才是勇气。杜拉斯说过：“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，我眼看着衰老在我脸上步步紧逼，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，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，两眼变得越来越大，目光变得凄切无神，嘴变得更加固定僵化，额上刻满了深深的裂痕。”这就是勇气，如细读一本书，没有躲闪，没有回避。站在自己的对面，说的亲切自然。

新的一年，敲一下回车键，另起一行，从头再来。让时光把我越擦越亮。

但是人类对未来的探索与向往，却始终没有终止。

落叶之于人生，更是一种常态。世界缤纷复杂，绚烂也好，低靡也罢，即使轰轰烈烈，也总要趋于平淡。恰如春华秋实，在收获了繁荣，收获了硕果的同时，也必然会步入枯萎与萧条，然后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机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因此，我们对于阳光对于美对于痛楚，乃至对于落叶，都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。

落叶是生命的一种状态。我相信，落叶始终是美的，无论是飘落到山涧抑或沟壑，即使化作春泥，也要将一生的绚烂绽放殆尽。所以，落叶又恰如落日，即便暂时隐没于群山，也要留下一片绚丽的彩霞。

人生如戏，叶落知人生。我踏行在寂寞的小径上，冬日的风儿，渐渐地猛烈起来，有落叶相伴，我就不会孤独。你听，这冬日的落叶啊，犹如一支轻歌曼舞的乐队，齐整整或零散散地在空中伴奏，让我陶醉在其美妙的意境中。

站在清冷的冬季风里，我寻寻觅觅叶的最后踪迹，思维的闸门豁然打开，仿佛置身于一种梦境：那悠然飘舞的七彩的落叶啊，你犹如我生命中的一道光，不仅照亮了黑暗，也照亮了自己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道光！